

妃行天下
系列
0303

锦绣

JINXIU FEITU

不游泳的小鱼 著

她被他的俊美深深吸引，
而他，则睁着无辜的大眼，
含羞带怯，轻启红唇，“花痴！”

妃途

上

『温情派』小说第一人**不游泳的小鱼**巅峰之作震撼上市
常年雄踞潇湘书院订阅榜TOP1，总订榜NO.5
小小庶女，机智如狐，玩了相府玩王府，权谋天下
一封婚书，逼嫁痴残妖孽相公，却谁知，
浓情入骨，痴爱缠绵，甜蜜一生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8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锦绣如途

JINXIU FEITU

不游泳的小鱼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锦绣妃途 : 全3册 / 不游泳的小鱼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436-9361-6

I. ①锦… II. ①不…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3055号

书 名 锦绣妃途

作 者 不游泳的小鱼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sohu.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封面设计 长 虎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51.5

字 数 67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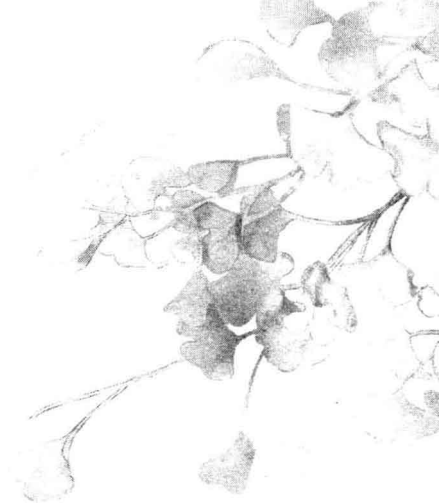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36-9361-6

定 价 75.00元 (全三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目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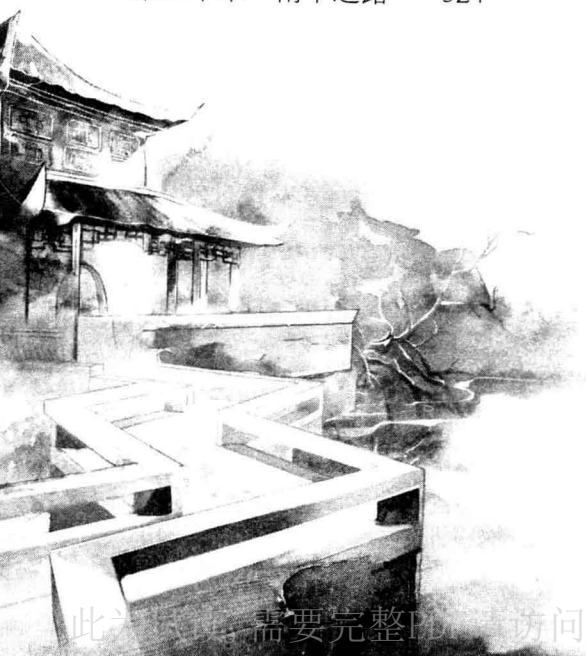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章	初定婚事	1
第二章	智斗嫡母	31
第三章	惩治嫡姐	59
第四章	大婚初嫁	85
第五章	新婚燕尔	113
第六章	救治相公	139
第七章	阴谋重重	166
第八章	见招拆招	194
第九章	玉娘心事	219
第十章	谁是真凶	247

目录中

CONTENTS

第十一章	勇斗二婶	275
第十二章	惊艳四座	303
第十三章	智惩姨娘	330
第十四章	夫妻情深	358
第十五章	内鬼作怪	385
第十六章	惩治二婶	412
第十七章	锦娘遇险	441
第十八章	华庭报复	468
第十九章	大放异彩	499
第二十章	南下之路	524





目录下

CONTENTS

- 第二十一章 执掌墨玉 553
- 第二十二章 智斗华堂 579
- 第二十三章 太子遇险 610
- 第二十四章 劫后重生 638
- 第二十五章 可爱宝宝 665
- 第二十六章 当年旧事 692
- 第二十七章 夺回爵位 721
- 第二十八章 皇位之争 748
- 第二十九章 华堂之死 778
- 第三十章 和谐圆满 807



初定婚事

JINXU
FEITU · 第一章

一出大夫人的院子，锦娘难得长嘘一口气，觉得秋日的阳光都不那么刺眼了。

秀姑也难得露出舒心的笑容，待到了偏僻处，她开口劝道：“刚才实在是险，姑娘以后还是小心一点吧，大夫人可不是心胸宽厚的人。”

“知道了，秀姑。”锦娘撒着娇回道。她想起刚才的一幕，自己花了十四个小时才绣成的十个荷包，竟然被二姐孙玉娘一杯茶给浇毁，“我以后会更小心一些的。”锦娘闷闷地说道。奶奶的，一不小心穿越到这个时空里，人家穿越都当王妃、公主，她就成了个不受宠的相府庶小姐。不受宠也就罢了，嫡母竟是连一日三餐也不肯给足了，经常饿得她两眼发黑，还要急赶着给大姐做陪嫁赏人用的荷包。

正胡思乱想间，锦娘便看到前面垂花门里进来一个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锦娘想看清一点那人，秀姑却在她身后将她一扯，“那是老太爷，你傻站在这里做什么，小心挨骂。”

锦娘这才知道那由远而近的人是自己这具身体的祖父。她穿越来后还是第一次见到老太爷呢，虽然脑子里原先的记忆都还有，只是对这位高高在上的祖父还真是模糊得很。

躲到假山后，就听老太爷边走边与跟着的白大总管说着话，“过两日简亲王王妃要来府里，你去跟大夫人说一声，让她准备准备。”

白大总管躬身应了，随侍在老太爷身后。老太爷走了几步后又像想起什么来，“哦，让大夫人跟四丫头说一下，好好打扮打扮，那天就让四丫头出来吧。二丫头是个眼高的，找了几个都没看对眼，这个提都不用跟她提了。简亲王既然开了口，老夫也不能落了他的面子，就四丫头了。”

白大总管恭敬地应了诺，两人越走越远。锦娘心里就活动开了，老太爷那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自己去见简亲王妃，以自己这个身份，够资格见王妃？她一时脑袋木木的，没想明白，疑惑地看向秀姑。

秀姑皱皱眉，看了她一眼，斟酌道：“可是要议亲？”

锦娘脸一白，眼睛瞪得老大。

秀姑见她一脸的痛苦和不可思议，戳了下她的脑门，“老太爷肯对你的婚事上心是好事，难不成你想让大夫人为你做主？”

也是，若让大夫人给自己做主，还不知道会给自己定个什么样的亲事呢……见简亲王妃吗？若是这么黄皮寡瘦地去见，只怕老太爷也会觉得没脸，嗯，要不要更过分一点？锦娘的唇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来。

第二天一早起来，锦娘照样拿了熬夜绣的荷包去见大夫人。

大夫人在吃早饭。锦娘请了安，见大夫人眼都没抬，于是低眉顺眼地立在一旁等着。这时，老太太身边的红袖来了。

红袖给大夫人行礼，大夫人笑着放下筷子问道：“可用过了？要不在我这儿再用些，今儿的银耳莲子羹味道很正呢。”

锦娘听着就忍不住低头翻白眼，怎么从没这么热情地招呼过自己呢，怎么着我也挂了个小姐的名头吧，庶出的小姐连奴婢都不如啊。

“谢大夫人，奴婢用过了呢，老太太打发奴婢来问，四姑娘的秋衣可准备妥当了？明儿简亲王妃就要过府来了。”

是知道自己平日穿得太寒酸了，怕丢相府的脸吧。

大夫人道：“昨儿白总管来一说，我就让针线坊的人去赶做了，今儿晚上就会好，里里外外的有四套，请老太太放心，我会把四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红袖这才看到了一边的锦娘。锦娘站了快小半个时辰了，又困又累又饿。红袖看过来时，她虚弱地对红袖一笑，刚要点头，眼前一黑，整个身子就往地上栽了下去。

身后的秀姑急忙上前，却还是慢了一步，锦娘重重地摔在青石地板上。

大夫人看得一惊，不过很快镇静下来，装作关切道：“四姑娘这是怎么了？快，快把她扶回去。”

红袖也很是震惊，早就听说过四姑娘身子不大好，刚才看了一眼，面黄肌瘦，一脸的菜色，只怕是……饿得吧？她看着都觉得心酸呢。

紫英叫了个粗使婆子进来，帮着秀姑把锦娘扶了回去。

红袖微叹了口气，也告辞离开。

人都走后，杜妈妈担心道：“红袖刚才在的时候，夫人该做做样子，请个大夫给四姑娘看看的，一会儿老太太知道了，终归是不好的。”

大夫人正看着账，听了后手顿了顿，不以为然道：“老太太原就不相信我，不然，那个贱人生了儿子为什么不让养在我的名下，还不是怕我会对她的长孙不利？哼，如今她是乐极生悲，一见到男孙就高兴得病倒了，现在还靠我撑着家呢。老爷如今在边关，一年半载回不来，老太爷又从不管后院的事情，老太太就算知道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杜妈妈听了，叹了口气，劝道：“何必呢，总是婆媳，让老太太心里生了嫌隙，总是对您不好，对大小姐和二小姐也不好。老太太现在是管不了事，保不齐哪天病好了，又把权抓回去了。又或者，哪天透个信儿给老太爷，都会让您难做的，不如做做样子，骗骗她们的眼睛也成啊。”

见大夫人眼光凝了凝，知道她的心有所松动，杜妈妈又劝道：“明儿简亲王王妃还要来呢，这病着不起来也不是个事啊，不如您干脆做个好事，请医送药，再加点补品，全都送齐了过去，她再不好，也不是您的错，简亲王王妃看不上眼是她自己运气太差了，怪不得您不是？就算将来老爷回来了，四姑娘想为这事在老爷面前上眼药，也就无人会信了。那时，您里子面子也就都齐全了。”

大夫人点点头，说道：“把我前儿得的那串玉珠子让红梅给红袖拿过去，叫红袖紧着点嘴，其他的那些，你就看着办吧。”说完，又拿起账本，翻开看。

杜妈妈一喜，见大夫人一副不愿再说的样子，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打发红梅办事去了。

红袖来到老太太屋里。老太太含了口梅子，刚喝了药的口里的苦味消了

些，她开口问道：“可问过了？她给准备了没？”

“问过了，说今儿晚上就有了，里里外外的做了四套，明儿四姑娘应该能穿上。”红袖招了小丫头，示意把药碗拿走。

老太太身子向后一靠，叹口气道：“她就是心太窄，眼里容不得人，得让人盯着点儿，轩哥儿那里一定要找得力的人看着，好不容易得的一条根啊，也算是给她积点福。”

红袖点点头，叹息道：“您就是心好，事事为小辈们着想，这病了啊，就少操心，小少爷那儿没离过人呢，放心吧。”

老太太听了，摇了摇头，没再说话，眉宇间却满是担忧之色。红袖看她静默着，似在休息，又似在沉思，便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就说吧，若是连你也有事瞒着我，我这老婆子还不如去了干净。”老太太像感觉到了似的，闭着眼说道。

红袖一惊，想了想，从怀里拿出个荷包递给老太太，“这是刚才大夫人让红梅送过来的，说是赏给奴婢的呢。”

老太太蓦然睁开了眼，眼中精光一闪，瞧也没瞧那荷包一眼，“你是我身边得力的，她赏你也是对的。”话只说了一半，却不肯往下说了。

床上看似虚弱不堪的老太太给了红袖一种无形的压力。红袖勉强笑道：“这东西奴婢却不敢拿呢，虽说往日也得过更好的，只是，这不是奴婢该得的，奴婢拿来，只是想给老太太您看。”

“封口的吧。说吧，什么事？巴巴地让红梅送过来，定是怕你在我跟前说什么。”老太太脸上带了笑意，淡淡地问道。

红袖也笑了，“其实也没什么，只是奴婢刚才去时，四姑娘正好也在，说是送荷包给大夫人的。”

老太太看着她，“四姑娘平日最是老实木讷，不是最怕见她的吗？”

“奴婢也觉得奇怪呢，奴婢原想逗她两句的，可还没开口，四姑娘突然晕倒了，看着像是很不好呢。”

老太太长叹一口气，“去拿些补品给四姑娘吧。哦，一会儿刘太医来了，也请他给四姑娘看看脉。明儿简亲王王妃来了，成与不成都是一说，总不能让人家笑话咱们，连个姑娘都养不起吧。”

红袖道：“简亲王可是铁帽子王，身份贵不可言，二公子又是嫡子，虽说

不是世子，四姑娘怕也……”

红袖的话没说完，就见老太太眼里露出些许无奈，便停了嘴。

老太太知道她有疑惑，以简亲王的家世，他家嫡出的儿子怎么可能会娶相府一个庶女？可是那孩子是个残疾啊，不然，哪有不紧着二姑娘的。

简亲王的二公子，虽说腿脚不便，但毕竟是王妃亲生。四姑娘又老实，过去后，王妃、王爷怎么也会疼着点，再说了，嫁过去怎么也有个嫡妻之位，若是真成了，反倒是四姑娘的福气，不然，真等儿媳妇来安排，指不定会指门多差的亲事呢。

红袖带着刘太医来时，锦娘正绣好一只蝴蝶，秀姑坐在一边整理打络子的线，四儿和平儿两个正在做秋衣。

红袖给锦娘行了一礼，“四姑娘，老太太听说姑娘病了，特意请了太医院的刘太医来给你把脉，你快歇了躺着。”

锦娘道：“多谢红袖姐姐，明儿我好了，就去给老太太磕头谢恩去。”说着便依言躺了下来，眼睛向红袖身后的太医看去。来人是个中年男人，身着太医院的官服，一脸严肃的模样。锦娘想，怎么自己遇到的医生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这副面瘫样儿啊，一点也不亲和，无端让人生出些许恐惧感。

秀姑在锦娘手腕上搭了块帕子，刘太医撩袍在床边坐下，认真地诊起脉来。

“体内寒毒缠绵不息，伤至内腑，又没有及时调理，致宫寒阴虚，且劳损过度，加之营养不足，肠胃长时空虚，以致心血不足，是为不足之症！”刘太医探过脉后道。

不足之症！那是什么病？是肠胃有毛病还是心脏有毛病，再不就是妇科病，您说了一大串，到底说的是什么？

“您是说，四姑娘她、她以后不能……”锦娘正走神时，秀姑听了刘太医的话脸色早白了，小心地试探着问道。

“还不到那个地步，先用几剂重药下去再说，三个月后再来复查，若有好转，再换个方子，开几剂。只要调养得当，还是会好的。”刘太医语气有些和缓。

秀姑听了这才松了口气。

太医说得凶险，不足之症，那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孩子，一个女儿家，若是

不能生育，就算能嫁出去，婆家也是不会待见的，那……四姑娘就是一辈子受苦的命了。

刘太医开好了药方，抬脚出去了，红袖却意外地没跟着送出去，只是对跟着来的小丫头道：“你引着太医去老太太屋里请个平安脉，我一会儿就来。”红袖回过头，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去把门关了。”

秀姑、平儿几个心中一凛，忙照做了。

红袖看着锦娘，叹了口气，安慰道：“放心吧，老太太如今知道了一些这里的情况，来时说了，以后梓园里的一应用度全在松香院里直接拨过来，四姑娘，你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

锦娘听了，把被子一掀，高兴得就要从床上跳起来。红袖被她吓了一跳，她又坐得近，那被子差点就盖到她头上了，好在她身子向后一仰，躲得快。

锦娘有些不好意思，想起这里的大家小姐一个个斯斯文文，笑不露齿，自己刚才这个动作就显得孟浪了。

红袖看着她尴尬的表情，不由轻轻一笑，眼里倒有些惊喜。虽说四姑娘刚才的举止有些失态，但看着却觉得比以前有了鲜活气，眼睛也灵动了起来，老太太要是知道了，定是会高兴的。

回过头时，红袖的笑容已经收起，声音也变得严厉起来，“刚才刘太医诊断的话你们可都听见了？”

平儿几个忙点了点头。秀姑眉头一挑，眼睛亮了起来，红袖她……

“这事儿你们几个且保密着，不要声张。”

平儿几个忙齐声应了。

锦娘隐隐也猜到自己怕是得了什么重病了，心里忐忑起来。才重生十几天呢，不会又要死了吧，那可太不划算了，阎王老子可没那么好的心，肯让自己再重生一次啊。

锦娘问四儿不足之症究竟是什么病，四儿有些犹豫，又有些奇怪，深宅内院里哪个女子不知道不足之症指的是什么啊，刚才还说四姑娘变聪明了，怎么这会儿又木了。

“好像就是以后不能生孩子吧。”平儿倒没四儿想得那么多，她正为以后再也不用挨饿高兴呢。

“就是不孕不育？”锦娘一时脑子没转过弯来，木木地躺在床上想了想，

突然一坐而起，瞪大眼睛看着正在做秋衣的四儿，“那个，要是治不好，以后我就不能生孩子了？”

四儿听了脸都红了，虽说是这意思，可是姑娘还是没出阁的小姐呢，怎么说起生孩子什么的，一点也不害臊呢？

锦娘原没把这病当一回事，那是因为她的思想还停在前世的观念里，前世两口子不生孩子的多了去了，再说了，如果不能正常受孕，还可以用试管婴儿呢。

如今回过神来，想起自己是在古代，这里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若是不能生孩子，那个女人无疑就是个废物，嫁不嫁得出去还是两说，就是嫁出去了，丈夫、公婆也不会待见啊，天……我的命怎么这么悲催……

锦娘在心里哀号……

有了饱饭吃，又不用做荷包了，锦娘难得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起来，锦娘觉得精神很好，用过早饭，又喝了药，吃了些补品，就想起昨天说过要给老太太磕头谢恩的话。

锦娘打扮齐整，带着秀姑和平儿等一块儿出了院子。

老太太住的松香院离粹园有些远，要经过二姑娘孙玉娘的荷园，正走着，就看见孙玉娘带了巧儿和莲儿从荷园里出来。

锦娘不太喜欢孙玉娘，便与平儿等一起躲到路边的树后，想等孙玉娘过去后再出来。

孙玉娘也正打算去给老太太请安，一出园子，就远远地看见了锦娘。只见平日发蔫的锦娘一身簇新，里面穿了件淡紫色缎面半长夹袄，外面罩了件淡粉绸面披风，一条淡紫色罗裙，头发梳得光亮亮的，虽然只插了支寒酸的玉簪子，但整个人显得鲜活了，就连那双眼睛也是灵动、清澈，像变了个人似的。

孙玉娘怔怔地看着，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想等到锦娘走近了再细看下，谁知，那小妇养的看见了自己不上来行礼也就罢了，还躲起来，她当自己是瞎的吗？

孙玉娘立即火冒三丈。前儿着了锦娘的道，害得她这两日老实待在屋里绣那正反双面绣的荷包，气还没消呢，今天正好送上门来，不打这小贱人一顿，难消她心头之恨。

她也不说话，提起裙摆便冲了过去。

锦娘正躲在树后望天，孙玉娘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冲了过来，一把揪住了她的头发，“我叫你躲，你个小妇养的贱蹄子，前儿不是很有能耐的吗？今儿怎么不来给姐姐我行礼了？”

一边骂，一边就揪住锦娘的头发往路上拖，她原就比锦娘大一岁，身量高出了小半寸，养得也好一些，力气当然大得不止一点半点。骤然之下出手，锦娘被她抓住便动不得，只觉头皮疼痛难忍，下意识地双手扯住孙玉娘的手。对孙玉娘喝道：“放手，你这个疯子！”

她还敢回骂！孙玉娘更气了，另一只手就来抓锦娘的脸。

秀姑吓了一跳，二姑娘也太黑心了，她的指甲又尖又长，这一抓下去，只怕四姑娘从此就得破相了，于是她忙扑了过去，堪堪在孙玉娘的手碰到锦娘的脸时，挡开了她的手。

锦娘气得心火直冒，奶奶的，这还是亲姐妹吗？又不是生死仇敌，用得着这么狠毒吗？两手就在孙玉娘腋下一架，提起膝盖，猛地向孙玉娘腹部大力顶去。

孙玉娘觉得肚子一阵剧痛，立即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你、你竟敢打我？”孙玉娘指着锦娘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锦娘哼了一声道：“我有打你吗？谁瞧见了？”

“你、你敢不承认，哼，我告诉娘亲去。”孙玉娘没想到锦娘如此无赖，气得转身就往大夫人院里去。

锦娘一听急了，真要告诉大夫人，自己还有好日子过？一抬眼，远远地看见有人正朝这边走，正是老太太跟前的红袖，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体面的管事孙妈妈。

她灵机一动，拦住了玉娘。

孙玉娘不耐烦地对锦娘猛推一掌，“死蹄子，挡在前面做什么？”

锦娘的身子就势往后倒去，啪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二姑娘，你怎么能动手打四姑娘呢？”红袖从远处跑过来道。

“你别胡说，我可没打她。”孙玉娘辩解道。

“二姑娘，奴婢和红袖刚才可都看见你打四姑娘。哎呀，王妃就要来了，四姑娘身子又弱，要是再伤了，唉，这可怎么跟老太太说啊。”孙妈妈唠唠叨叨

叨地说道。

孙玉娘只觉得又急又气，有苦难言，她哪受过这等委屈，冲口就道：“明明是她用脚踢我呢。”

“二姑娘，这事奴婢们也不能说什么，您说四姑娘打了您，可奴婢们看见的又不一样，许是先前还有些是奴婢们没看见的，要不，咱们就去老太太那儿，您有什么委屈就到老太太跟前说去，自有老太太给您做主。”孙妈妈似笑非笑道。

锦娘道：“其实二姐只是跟我闹着玩呢。要不，就不要去吵老太太了，简亲王王妃要来，再闹着也不好呢。”

孙妈妈暗暗点头，嗯，是个宽仁的，知道轻重缓急，也还孝顺。

“哼，谁跟你闹着玩儿？明明就是你这个小妇养的不懂规矩，对姐姐不敬，还敢动手打人，看老太太不教你几板子。哼，正好教教你，什么是嫡庶有别，什么是长幼有序。”

孙妈妈皱眉，这二姑娘还真不是个息事宁人的主，她非要闹得大家都脸上难看了才肯罢休吗？

几个人一起去了松香院。她们一走，从另一边的大树后推出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个相貌奇美的男子。嗯，真的很美，他的皮肤白得有点透明，一双凤眼大而清亮，有种水汪汪的感觉，眼神纯净而无害，甚至看起来很无辜。宽阔的额头，长入鬓间的秀眉，使他看起来更显秀气阴柔，尤其那张丰唇，红润得像浸水的樱桃，光泽亮丽，让人看了就想要吞吃入腹，整张脸艳若桃李，倾国倾城……

可惜锦娘没看到，若看到了必定会大声尖叫道：“哇，超极美男，太有感觉了。”

轮椅上的少年静静地看着锦娘几个人远去的背影，冷冷地开口道：“很有意思是吗？”声音醇厚如大提琴弹响时所发出的声音，沙哑中透着性感，与他柔媚的外表极不相称。若你只听他说话，必定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若只看相貌，你会雌雄难辨，当他是倾城美人。

他身后是一个神情冷酷的黑衣男子，线条硬朗的脸庞，绷得紧紧的，一眼眼冰冷得全无半丝人气，浑身散发着一股肃杀之气。听见主子问话，他只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

“你说若我娶她回去做少奶奶，会不会很好玩呢？”轮椅上的少年摸着手里的念珠，随意地说道。

他身后的黑衣人还是只嗯了一声，就再没反应。

轮椅少年似乎习惯了他的不说话，仍然把玩着手里的念珠，无所谓地耸耸肩，说道：“我们回去吧。”

老太太看着进来的两个孙女，眉头无奈地皱了皱。

锦娘和玉娘两个很乖巧地给老太太行了礼，各站一边。

看着锦娘被扯得乱糟糟的头发，老太太叹了口气。

“红袖，给四姑娘梳头，把我多宝格里的那根缀着绿宝石的簪子给四姑娘插上。”

锦娘忙上前道谢，红袖笑着拉她去耳房梳洗。

孙玉娘哭道：“奶奶，四妹打我。”

老太太眉头又是一皱，这个丫头就不能有点眼力见吗？没看到自己想息事宁人？难道非得闹起来让她自己没脸了她才高兴？

这就是媳妇教出来的嫡孙女，无礼又霸道，这样的脑子，这样的性子，以后嫁出去，怎么在人家府上做人啊？

“那你想如何？”老太太忍着怒气问道。

“回奶奶，锦娘对孙女出言不逊，孙女就教训了她几句，谁知她竟然打孙女。这件事，巧儿、莲儿可都在场，她身边的奶妈不拦着也罢，竟然还出手帮她，太过分了。”

老太太眼神凌厉地看了巧儿和莲儿一眼，道：“你们只管把当时情况老实说出来即可，做奴才的，若是连亲眼所见的事情也不敢禀报主子，要你们又有何用！”

巧儿回头又看自家小姐那恶狠狠的似乎要吃了她的样子，很是害怕，又内疚地看了一眼锦娘，无奈道：“奴婢确实看见四小姐打了二小姐。”

锦娘错愕了片刻，虽然生气，但却能理解，知道她们两个也是怕孙玉娘事后报复，不由摇了摇头，心想何必连累这些丫头受罪，便在老太太面前跪了下来。

“老太太，您责罚孙女吧，孙女不该意气用事的。”

老太太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之色，面上却仍是严厉，“好，你能认错就好，

是个好孩子，不过，既是错了，就要罚，就罚你抄《女训》一百遍，你可服气？”

老太太这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锦娘原以为会挨板子什么的，没想到只是罚抄书。也好，就当练毛笔字。

她忙给老太太磕了个头，好声应了。

孙玉娘不干了，“老太太，这也太轻了吧……她可是……”

“你也是个不省心的，定是你先动手打了妹妹，现在也罚你抄《女训》一百遍。”老太太不待孙玉娘说完，就开口道。

孙玉娘张了张嘴，没想到老太太的处置竟是各打五十大板，一点也没偏向自己。如今责罚令已经下来了，她再说什么也没用，不如回去禀了娘再说，这个场子，怎么也得找回来，不然，难消她心头之恨。

于是，孙玉娘也心不甘情不愿地给老太太行个礼，转身气冲冲地走了。

老太太看着那被摔得两边摇晃的门帘，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转头对锦娘道：“一会儿简亲王王妃就要过来了，你就待在这里吧，也省得又去叫你。”

锦娘老实应了一声后，红袖便引了锦娘去东次间喝茶。

简亲王王妃就要来了，锦娘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慌，自己不过是个庶女，就算相爷位高权重，但再大的官员也比不得皇室贵胄，王妃为什么会想要个庶女回去呢？

红袖却以为她还在为刚才的事情不高兴，便笑道：“是不是认为老太太判罚不公？”

锦娘怔了怔，她确实也有些委屈，孙玉娘那样嚣张跋扈，老太太却连实情也不问清楚，打了个马虎眼就混过去了，这不是纵容孙玉娘吗？

红袖笑着劝解道：“老太太这可是为四姑娘好呢。”

锦娘转念一想，老太太之所以不听经过，也不重罚二姑娘，怕也是在向大夫人示好吧。如今大夫人管着家，老太太自己身体又不好，许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想管也没法管。玉娘是大夫人所生，她再飞扬跋扈，大夫人也只会护着她，若老太太真为自己重罚了孙玉娘，只怕大夫人就会记恨在心，大夫人不敢对老太太怎么样，但对自己呢？

这样一想，锦娘心里就真的明白老太太的一片苦心，说是罚，何尝又不是另一种保护，老太太也很无奈啊。